



世界書局印行

景
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會要

集部
第五十一冊
雜集類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集
第五
別集
類冊部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

次

頁

次

濫水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金趙秉文撰
遺山集四十卷 金元好問撰

卷一至卷二十
卷一至卷四十

三九八—
三九八—二〇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淦水集卷二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淦水集總目

卷一

大學

卷二

古賦

卷三

古詩

欽定四庫全書

淦水集
總目

卷四

古詩

卷五

古詩

卷六

律詩

卷七

律詩

卷八

律詩

卷九

律詩

卷十

雜體

卷十一

碑文

欽定四庫全書

滄水集
總目

二

卷十二

碑文

卷十三

記

卷十四

論

卷十五

引

卷十六

頌

卷十七

箴

銘

贊

卷十八

祭文

欽定四庫全書

滄水集
總目

三

卷十九

書啟

卷二十

題跋

臣等謹案滄水集二十卷金趙秉文撰秉文

字周臣自號閒閒道人滄陽人大定二十五

年進士歷官翰林侍讀學士拜禮部尚書事

迹具金史本傳元好問中州集稱其自幼至

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

卷楊子發微一卷太元贊六卷文中子類說

一卷南華畧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

語孟子說各十卷資暇錄十五卷今皆未見

殆多散佚惟此集存史稱所著詩文三十卷

此本乃二十卷與史互異然篇目完具不似

有所佚脫考中州集稱東文所著文章號澄

水集者前後三十卷則二十卷為前集十卷

為後集此本乃其前集故僅二十卷而其後

集則佚耳金蕭真卿嘗曰國初文士如宇文

大學蔡丞相吳深州等不可不謂豪傑之士

然皆宋儒難以國朝文派論之故斷自蔡正

甫為正傳之宗党竹谿次之禮部閒閒公又

次之當時以所論為允正甫蔡珪字竹谿党

懷英號也今珪與懷英集皆不傳則金源一

代之集茲其巨擘矣乾隆四十三年四月恭

欽定四庫全書

金水集

四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金水集

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四十三集部

淦水集卷一

金 趙秉文 撰

大學

原教

夫道何為者也總妙體而為言者也教者何所以示道也傳道之謂教教有方內有方外道不可以內外言之也言內外者人情之私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體窮理盡性語夫形而上者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用開物成務語夫形而下者也是故語夫道也無彼無此無小無大備萬物通百氏聖人不私道道私聖人乎哉語夫教也有正有偏有大有小開百聖通萬世聖人不外乎大中大中外聖人乎哉吾聖人之所獨也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誠此者也天下之通道五此之謂也五常之目何謂也是非孔子之言也孟子言四端而不及信雖兼言五者之實主仁義而言之於時

欽定四庫全書

淦水集
卷一

未有五常之目也漢儒以天下之通道莫大于五者

天下從而是之揚子曰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聞老氏而言也韓子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闢佛老而言也言各有當而已矣然自韓子言仁義而不及道德王氏所以有道德性命之說也然學韓而不至不失為儒者學王而不至其蔽必至為佛老流而為申韓何則道德性命之說固聖人罕言之也求其說而不得失之緩而不切則督責之術行矣此老莊之後所以為申韓也與過於仁佛老之教也過于義申韓之術也仁義合而為孔子孟子法先王荀卿法後王荀孟合而為孔子

性道教說

性之說難言也何以明之上焉者雜佛老而言下焉者兼情與才而言之也佛則滅情以歸性老氏則歸根以復命非吾所謂性之中也荀卿曰人性惡揚子曰人性善惡混言其情也韓子曰性有上中下言其才也非性

欽定四庫全書

淦水集
卷一

三

之本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又曰中者天下之大
本也此指性之本體也方其喜怒哀樂未發之際無一
毫人欲之私純是天理而已故曰天命之謂性孟子又
于中形出性善之說曰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
孟子學于子思者也其亦異于曾子子思之所傳乎曰
否不然也此四端含藏而未發者也發則見矣譬之草
木萌芽其茁然而出者必直間有不直物礙之耳惟大
人為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此率性而行之者也故謂之

道人欲之勝久矣一旦求復其天理之真不亦難乎固
當務學以致其知先明乎義利之辨使一事一物了然
吾胸中習察既久天理日明人偽日消庶幾可以造聖
賢之域故聖人脩道以教天下使之過人欲存天理此
脩道之謂教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獨周程二夫子紹
千古之絕學發前聖之秘奧教人于喜怒哀樂之前求
之以戒慎恐懼於不見不聞為入道之要此前賢之所
未到其最優游乎其徒遂以韓歐諸儒為不知道此好

大之言也後儒之扶教得聖賢之一體者多矣使董子
揚子文中子之徒游於聖人之門則游夏矣使諸儒不
見傳注之學豈能遽先毛鄭哉聞道有淺深乘時有先
後耳或曰歐韓之學失之淺蘇氏之學失之深其如雜
而不純何曰歐蘇長於經濟之變如其常自當歸周程
或曰中庸之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後成
書不以明告羣弟子何也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
猶言素所言耳至於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且易之一

經夫子晚而喜之蓋慎言之也孟子不言易荀卿曰始
乎為士終乎讀禮於時未嘗言易後世猶曰孟子不言
易所以深言之也聖人於尋常日用之中所語無非性
與天道故曰吾無隱乎爾但門弟子有不知者迨子貢
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聞一貫之
後蓋知之矣然亦未嘗以窮高極遠為得也自王氏之
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而不知篤厚力行之實
其弊至于以世教為俗學而道學之弊亦有以中為正

位仁為種性流為佛老而不自知其弊反有甚於傳注之學又不可不知也且中庸之道何道也天道也大中至正之道也典禮德刑非人為之私也且子以為外是別有所謂性與天道乎吾恐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雖聖學如天亦必自近始然則何自而入哉曰慎獨

中說 并引

蘇黃門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即六祖所謂不思善惡之謂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六度萬行是

也藍田呂氏曰寂然不動中也赤子之心中也伊川又云性與天道中也若如所論和固可位天地育萬物矣只如不思善不思惡寂然不動赤子之心謂之中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乎又言性與天道中也何不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性與道耶或者謂物物皆中且不可溷滓其說請指眼前一物明之何者謂中只如權衡亦中之類如何得雜佛老之說而言之而明聖人所謂中也或云無過與不及之謂中此四者

已發而中節者也言中庸之道則可言大本則未可若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皆中正也非耶

試論之曰不偏之謂中不倚之謂中中者天下之正理夫不偏不倚之理似涉於喜怒哀樂已發而中節者也然未發之前亦豈外是哉學者固不可求之於氣形質未分之前

老

胞胎未具之際

佛

只於尋常日用中試體

夫喜怒哀樂未發之際果是何物耶此心未形不可謂有必有事焉不可謂無果喜與果怒與喜怒哀且不可得

尚何過與不及之有耶亭亭當當至公至正無一毫之私意不偏於一物當是時不謂之中將何以形容此理哉及其發之於人倫事物之間喜無過喜喜所當喜怒哀無過怒怒所當怒只是循其性固有之中也其間不中節者人欲雜之也然則中者和之未發和者中之已發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非有二物也純是天理而已矣故曰天命之謂性中之謂也率性之謂道和之謂也所以不謂之性與道者蓋中者因無過與不及而立名

所言中以形道與性也言各有當云耳何以知其為天
理今夫天地之化日月之運陰陽寒暑之變四時不相
貸五行不相讓無適而非中也大夏極暑至於鑠金而
夏至一陰已生隆冬祁寒至於凍海而冬至一陽已萌
庸非中乎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經綸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不亦和乎由是而天地
可位萬物可育此聖人致中和之道也曰然則中固天
道和入道與曰天人交有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也

保合太和乃利貞和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能者
養之以福和也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非中歟曰皆
是也方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不偏不倚非寂然不動而
何純一無偽非赤子之心而何直所從言之異耳但蘇
黃門言不思善不思惡與夫李習之滅情以歸性近乎
寒灰槁木雜佛而言也佛老之說皆非與曰非此之謂
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殊塗同歸世皆知之
一致百慮未之思也夫道一而已而教有別焉有虛無

之道有大中之道不斷不常不有不無釋氏之所謂
中也中論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乎環
五百問非吾聖人所謂大中
之道也其所謂大中之道者何也天道也即禹湯文武
周孔之道也書曰執厥中易傳曰易有太極極中也非
向所謂佛老之中也且雖聖人喜怒哀樂亦有所不免
中節而已非滅情之謂也位天地育萬物非外化育離
人倫之謂也然則聖人所謂中者將以有為也以言乎

體則謂之不動以言純一則謂之赤子以言稟受則謂
之性以言共由則謂之道以言其修則謂之教以言不
易則謂之庸以言無妄則謂之誠中則和也和則中也
其究則一而已矣

誠說

夫道何為者也非太高難行之道也今夫清虛寂滅之
道絕世離倫非切於日用或行焉或否焉自若也至於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大經可一日離乎故曰可

離非道也其所以行之者一曰誠也誠自不欺入固當戒慎恐懼於不見不聞之際所以養夫誠也而誠由學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力行五者所以學夫誠也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聖人又懼夫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指而示之近曰不欺自妻子始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身自刑家家自刑國由近以及遠由淺以至深無駭於高無眩於奇無精粗小大之殊一於不欺而已所以致夫誠也不欺盡誠乎曰未也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今夫雷始發聲也蟄者奮萌者達譬猶啐啄相感無有先後及乎十月而雷物不與之矣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使伏羲垂唐虞之衣裳文王制周公之禮樂亦妄矣無妄盡誠乎曰亦未也無息之謂誠天一日一夜運周三百六十五度自古及今未嘗少息也天未嘗一歲誤萬物聖人未嘗一息非天道若顏子三月不違仁其與文王純亦不已則有間斷矣天道其有間乎無息盡誠乎曰亦未也贊化育之謂誠聖人盡其心以

知性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德至乎天則為飛戾天德至乎地則魚躍于淵上際下蟠無一物不得其所此成已成物合内外之道也可以盡誠乎曰至矣未盡也抑見而敬言而信動而變行而成猶有言動之跡在至於不動而變不行而誠不怒而威神也不言而信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文王之德孔子之所以為大也

庸說

易稱天尊地卑書稱天秩天序春秋書天王詩稱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明此道出於天皆中庸所謂庸也孟子言經正則庶民興此孟子所傳於子思者也經即庸也百世常行之道也親親長長尊賢貴貴而已有親親之等尊賢之差又在夫時中而已此權所以應時變也呂氏論之詳矣見中庸解譬猶五穀必可以療饑藥石必可以治病今夫玉山之禾八瓊之丹美則美矣果可以療饑乎果可以治病乎則太高難行之論其不可以經世也亦明矣其不及者猶食糠粃而不美五穀之味也

故夫接輿之狂沮溺之狷仲子之廉師商過不及高柴之過哀宰我之短喪管仲之奢晏嬰之儉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隘與不恭皆非庸也然則夷齊非耶聖人有時乎清清而至於隘非庸也有時乎和和而至於不恭非庸也果何者為庸乎要不出乎中而已矣

和說

聖人未嘗無喜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是也未嘗無怒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未嘗無哀哀而不傷是也未嘗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淞水集

十一

無樂樂而不淫是也孰知夫至喜無喜天地變化草木蕃聖人之至喜也至怒無怒鼓之以雷霆聖人之至怒也至哀無哀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聖人之至哀也至樂無樂鳶飛魚躍聖人之至樂也又孰知夫樂天知命哀之大者也窮理盡性樂之極者也然則舉八元非喜也誅四凶非怒也號泣于天非哀也被袵衣鼓琴非樂也當理而已當理則常也何以謂之和蓋和者因喜怒哀樂中節而名之也譬如陽并於陰則喜陰毗

於陽則怒則亦二氣之失和也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喜怒哀樂通四時和氣沖融於上下之間則天地安得不位萬物安得不育四時安得不順若此者皆和之致也

黃河九昭 并引

大安元年余出守寧邊下臨大河登高望遠超然有懷夫崑崙之道聖源也積石迤之狀聖流也龍門企之賢化道也仙掌躋之智通塞也此以底柱匡失俗也鄣以大伾避諸礙也滙以大陸鍾道粹也播以九河入聖海也授以馬圖道通天也竊以為有合吾聖人之道因作九昭思聖道之昭也非敢擬之作者姑以紓情云爾

發源

古帝賦予以正命兮湛清白之純源水溷泥而變濁兮火鬱烟而滋昏盍虛己以求復兮究大中之所存曰道有象兮無其形其下無尾兮其上無根塞汝穴兮閉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淞水集

十一

門天而不人兮見其本源惟德人之天遊兮捷六鑿而不渾迄反流而全一兮契妙本於崑崙

狀流

鷺鳥將擊兮形必匿霧豹養斑兮毛以澤龍蛇起陸兮伸其屈草木黃落兮根自復水不積兮遺吾舟風不厚兮塌吾翼氣何滄兮將雨明何長兮出日蒔吾蘭兮九畹積吾玉兮十襲壽顏天兮天地飽夷清兮冰雪飮道德之源流兮導此心之積石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吾將付萬世兮潮汐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澄水集

十三

化道

霜降兮水歸淵潛兮天飛朝鱗兮水次夕轡兮雲遶風為翼兮雷為椎駕天吳兮從馮夷晞吾髮兮弱水濯余翼兮咸池東風飄兮神靈雨水增波兮龍門暮謂鵲運兮何遲謂螭騰兮何怒速莫速兮蛻骨餘樂莫樂兮縱壑初塗人兮服儒曾行兮閔趨潔芳馨兮為佩御中直兮為車澡身兮德淵竦轡兮雲衢登聖門而化道兮吾

將從沂泗之所居

通塞

日有光有雲翳之決之則明水有源有石礙之決之則通噫聖道之蕪塞兮孰開明而別聰羸蹙兮劉蹶晉矇兮魏聾求蛟螭兮木末求蚌螭兮雲中有先覺兮吾誰適從麾韓莊之倚門兮排釋老之歸宮回狂瀾於既倒兮鄩百川而朝東侯況侯愈曰軻曰雄同閭異實失之相攻嗚呼聖如天王兮彼諸子者亦各諸侯與附庸無閱牆而外禦兮是亦為大正與至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澄水集

十四

匡俗

悲世俗之側僻兮倂規矩而詭馳擇荒途以冥行兮失大中之所宜謂棘荆兮可履謂醜毒兮可飴曰先聖閭與我將訂之世俗詭隘我將証之頽波委靡回而正之吸清露以為餐兮緝雲霞以為衣御六氣以為駕兮塞蘭芷以為帷道莫正於仁義兮教莫先於孝慈矯末世之頽風兮還中古之治時屹中流之砥柱兮溔萬派而

東之

避礙

世變萬殊兮不一其時道有時中兮圓方異施或邇而
通兮或直而坻尺有所不足兮寸有所宜犛牛捕鼠兮
不如狴狸大阿補履兮不如兩錢之錐申生以孝斃兮
萇弘以忠而誅夷尾生信而溺兮仲子廉而饑言不必
信兮行不必果權輕重以適道兮固無可而不可有孺
子歌曰桃花浪兮春月暮竹箭流兮三山渡雷闌闌兮
風冥冥舟楫摧兮蛟龍怒劃大岷之當前兮汨滔滔而
東驚又歌曰深則厲淺則揭兮冬日羔裘夏葛製兮遇
坎則止乘流逝兮先師有言嘆唐棣兮

鍾粹

春蘭兮紫莖秋菊兮金英折江梅兮贈所思睇荷花兮
思目成襟風兮佩月飮冰兮飽雪驟鸞兮跨鶴將以朝
兮紫闕吸沆瀣兮餐朝霞茹芝英兮服瓊芽練玉顏兮
不老潔龜腸兮無邪鍾天地之粹美兮萃日月之光華

遊道德之苑囿兮馳仁義之園林及年歲之未暮兮庶
無媿乎周任

入海

登蓬萊兮歸鰲背些明珠為宮闕紫貝些叢珍疊怪珍
琳瑯些松喬偓佺戲浮彩些日月出沒歸墟會些鵬鴉
運化天地大些井蛙自囚河伯隘些九川滌源入聖海
些

通天

猗聖道之通天兮與河漢以周流浮靈槎以問津兮夕
予次夫牽牛前羲和使弭節兮後望舒以為御左列缺
之揚鞭右豐隆以持斧飛廉為先驅兮屏翳告予以未
具幹北斗以斟精兮招搖以為輶歷勾陳而入紫宮兮
聞琅琅之天語曰夫人之正心兮若北辰之居所寂然
不動即此心之太極兮以游乎萬物之祖盡求復於性
初兮執大中以為矩究性命之所極兮沂璿源於天渚
亂曰河行九區通天淵兮九疇八卦源於天兮一身動

靜一坤乾兮湛然無為守太玄兮

咏歸詞

歸去來兮風乎舞雩詠而歸既勿忘而勿助抑何喜而何悲時未來而莫預事既往而焉追化新新而不停習念念而覺非譬已饑而方食孰既寒而忘衣無一毫之私意信天理之精微我思古人瞠乎若奔仰驚前軌游心聖門習矣而察探之斯存坐見於輿飲見於樽利何為兮桀跖善何為兮孔顏匪義路兮焉由非仁宅兮孰

欽定四庫全書

涇水集
卷一

十七

安嚴三省以日儆防六欲而常關戒屋漏以慎獨尚衣綱而中觀存夜氣之惺亡收放心而知還漸雲開而霧廓俄鳶飛而鯢桓歸去來兮請從沂上之游悟曾點之含瑟終不慕兮由求既盡心而不貳亦樂天而何憂天地均仁於萬物播一氣乎郊疇陸有下澤水有方舟野陽浮兮藪澤光風泛兮林丘草漸漸而茁長水源源而交流觀物態之熙熙廓予懷之休休已矣乎力天力兮時天時我初無將亦無留捨聖道兮將安之存心以養

性守死以為期慮道學之荒蕪遂日耘而日耔廓七篇兮孟訓咏二南兮周詩會天人而一貫窮理盡性吾何疑

欽定四庫全書

涇水集
卷一

十八

涇水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四十四 集部

淦水集卷二

金 趙秉文 撰

古賦

大椿賦

為黃太守壽公劉相甥

於此有物焉既澤而堅既蔓而延托根於無何之鄉
垂陰於不土之田祝日月而共友券宇宙而爭年歷
春秋其幾何羌不知其歲之八千端策筮之繇曰是
以江夏為鼻祖小山之外孫者耶以孝悌為根本忠
信為枝葉者耶有睦其華富文藻者耶有駢其實茂
德業者耶松茂栢悅不足以比其壽者耶愚惑不知
請以椿言

栖霞賦

送道人還山

粵有人兮襲芳華跡城郭兮志烟霞賦言歸兮杳何許
蹇遲迴兮徒延佇貝闕兮珠宮撫膝上兮絲桐高情兮

天外歸鴻靈宮兮玉紀玄都兮寶藏祝君王兮萬壽侍

玉宸兮天上辱莫辱兮多憂樂莫樂兮無求望白雲兮

歸休三年胡為兮此淹留朝游兮山南暮游兮山北徙

倚兮亭上聊逍遙以終日冥坐兮清暉臨深兮翠微西

山扶兮曉釀秋水樂兮朝饑山近兮多雨雲昏昏兮承

宇烟銷兮霧散見恒茂兮遶樹樹斷兮天開鴈翩翩兮

南渡忽人歸兮鳥盡但空山兮日暮日暮兮浮雲滋目

極千里兮傷心悲山中人兮歸來白首不歸兮何時亂

欽定四庫全書

淦水集
卷二

三

曰山中人兮烟霞宅翠羽簾兮白玉額友麋鹿兮侶猿
崔飲清泉兮坐白石山中人兮烟霞衣青天成幄兮白
露成帷風為襟兮月為佩娛清暉兮憺忘歸山中人兮
烟霞語絳霓落手兮醉毫舞蓬萊山兮在何處乘清風
兮欲歸去

藪臺賦

歲辛亥之孟冬兮余解印而南歸覽全趙之形勝兮弔
荒臺之故基太行東走以南來兮漳水改道而東馳伊

川谷之變易兮矧人事之推移獨歸然其凌空兮意神
物之所護持問父老以陳迹兮猶有雙塔野花之詩也
噫七雄擾擾虎戰以龍爭兮譬事勢於連雞或爭桑於
延敵兮有以酒薄而召圍朝膏血於秦韓之草野兮夕
暴骨於齊魏之沙陲翫生靈於刀几兮決一旦之雄雌
得地不足以贖民之命兮忍勞民而築斯方主父變服
而事威武兮固一世之雄才收中山林胡為未厭兮又
窺秦室之狼豺歸來置酒延眺八極兮俯不見蕭牆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淫水集
三
孕裁噫翟犬之夢兆兮識百年之厲階何若華之新寵
兮宴酖毒之孔懷厭離宮別館之湫隘兮起高臺之崔
嵬笑章華制度之狹陋兮又況采椽與茆階輦路縈紆
以雲竦兮閣道行空而飲霓奏金石於雲端兮悅鈞天之
夢未迴下仰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聲哀金輿玉輦君
王來其間兮左趙女而右吳娃朝琴夜筑為王歌舞兮
樂未極而哀隨探雀殼於離宮兮豈憶熊蟠與豹胎痛
父子斃於一朝兮人亦念骨肉之瘡痍也古往今來日

東月西驚歲華之跳九悼興亡之奕棋歎趙國之城郭
兮變都成邑而變骨成灰慨平原之池館兮高者榛丘
下者荒陂狐兔穴於丘陵兮草木深於宮闈地荒蕪而
獸奔兮天莽蒼而鳥馳沈顧寂聽心傷思摧但聞蕭條
之聲非竹非絲迫而聽之乃在乎羽蟲之摩軋與衆竅
之喻吹也嗚呼臺向時之臺也山川花鳥亦向時之山
川花鳥也山川花鳥不能知此臺之興廢而臺亦安能
知人之悲歡而人自悲之然則靚妝炫服臺非以為榮
也而荒榛斷址臺又奚以辱為然而文王之靈臺燕昭
之黃金當時稱賢者之樂後世為美談之資而是臺也
蒙亡國之耻興山木之歌亦臺之不幸而堪嗤且夫今
日之悲昔日之樂也騷人懷之而賦咏行客過之而嗟
唏嗟舊物之都盡獨天留兮此臺閱千秋兮萬古作龜
鑑乎方來意者使一日之樂易萬世之譏也而臺亦負
於後世哉可弔而不貽也亂曰洪波之臺傷周舍於既
死兮後世之君不能起廉頗於未衰干將之劍忍能誅